

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呈现方式与精神内核

马浩原

山东句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，山东省临沂市，276000；

摘要：时间作为文学叙事的核心维度，始终与哲学思考深度交织。本文以时间哲学理论为基础，结合中西方经典文学文本，系统分析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三类主要呈现方式：循环时间的象征性建构、线性时间的断裂与重构、碎片化时间的意识流表达。研究发现，文学叙事通过对时间维度的艺术处理，其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为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追问、对历史记忆的反思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探寻。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文学文本审美价值与哲学意蕴的理解，也为当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维度的创新运用提供理论参考。

关键词：文学叙事；时间哲学；精神内核；存在主义

DOI：10.64216/3080-1516.25.06.085

引言

自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中发出“时间是什么？无人问我，我倒清楚，有人问我，我想说明，便茫然不解了”的追问以来，时间始终是哲学领域的核心命题。而文学作为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载体，从未停止过对时间的艺术表达。从古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中对返乡时间的线性叙事，到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通过“玛德琳蛋糕”触发的时间回溯，再到余华《活着》中跨越数十年的生命时间书写，文学叙事不断突破现实时间的桎梏，将哲学层面的时间思考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。

时间哲学在文学叙事中的呈现，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，而是作家基于对生命、历史与世界的认知，对时间维度进行的创造性重构。正如柏格森在《创造进化论》中提出的“绵延”理论所指出的，真正的时间并非物理世界中可度量的、片段化的时间点，而是一种连续不断、不可分割的生命体验流。这一观点为理解文学叙事中的时间处理提供了重要视角——文学中的时间不仅是情节推进的线索，更是承载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。

本文将以中西方经典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，首先梳理时间哲学与文学叙事的内在关联，进而分析时间哲学在文学中的具体呈现方式，最终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精神内核，以期揭示文学叙事对时间哲学的独特阐释与价值。

1 文学叙事与时间哲学的内在关联

1.1 时间哲学为文学叙事提供思想资源

时间哲学的发展始终为文学叙事提供着丰富的思想养分。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的辩证时间观，到康德将时间视为“先天直观形

式”的先验哲学，再到海德格尔“此在与时间性”的存在主义时间论，不同时期的时间哲学理论，为作家构建叙事时间提供了多元的思想视角。

例如，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提出，“此在”的存在方式始终与时间紧密相连，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”并非相互割裂的时间片段，而是共同构成了“此在”的时间性。这一理论在加缪的《局外人》中得到了鲜明体现。小说中，主人公默尔索对时间的感知始终处于一种“麻木”状态——母亲去世时他关注的是天气与咖啡，法庭审判时他在意的是阳光的刺眼，这种对时间的“冷漠”，本质上是对“此在”时间性的消解，折射出存在主义哲学中“世界荒诞”的核心命题。可以说，正是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，为加缪构建默尔索的人物形象与叙事节奏提供了深层的思想支撑。

1.2 文学叙事为时间哲学提供具象阐释

相较于哲学理论的抽象性，文学叙事通过情节、人物与意象，将时间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。哲学中的“时间”是概念化的、逻辑性的，而文学中的“时间”则是具象化的、情感化的——它可能是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中的桃花，也可能是《百年孤独》中不断重复的家族命运，或是《红楼梦》中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结局。

以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为例，柏格森提出的“绵延”时间观，在小说中被转化为“无意识记忆”的时间体验。当主人公马塞尔品尝到浸泡过玛德琳蛋糕的茶水时，童年时期在贡布雷的生活场景瞬间涌现——“那股冲击是那么猛烈，我竟分不清这是从哪个王国，哪个未知的世界，突然降临到我心中的”。这种通过感

官触发的时间回溯,打破了物理时间的线性顺序,将“绵延”中“过去与现在交融”的哲学命题,转化为细腻、生动的文学体验。文学叙事的这一特性,使得抽象的时间哲学能够被读者直观感知,进而引发情感共鸣与思想反思。

2 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呈现方式

2.1 循环时间:象征性建构与命运隐喻

循环时间观是人类早期常见的的时间认知,认为时间呈周期性循环,非单向流逝。在文学中,它多借“自然意象”“家族命运”“历史重复”进行象征建构,以隐喻对命运与历史的认知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以循环时间观贯穿叙事。布恩迪亚家族从乌尔苏拉建马孔多,到第七代奥雷里亚诺被蚂蚁吞噬,始终困在“孤独”的循环中:家族成员名字重复,代代经历战争、情变、亲情疏离等相似悲剧,马孔多也从“隔绝乐园”沦为“废墟”,最终回归荒芜。马尔克斯借此既隐喻拉丁美洲“停滞重复”的历史困境,也表达对人类在循环命运中挣扎却难脱孤独的哲学思考。

中国古典文学中,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的循环时间建构同样典型。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设定,打造出与外界隔绝的“循环空间”,桃花源人生活稳定,不受朝代更迭影响。这既寄托了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,也蕴含中国传统“天人合一”“顺应自然”的时间观——时间并非人类征服对象,而是与自然、生命共生的循环过程。

2.2 线性时间:断裂与重构中的历史反思

线性时间观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,认为时间从“创世”到“末日”单向流逝、不可逆转。文学中,作家常以“时间断裂”“时间重构”打破其完整性,引发对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反思。

福克纳《喧哗与骚动》是“时间断裂”叙事的经典。小说分四部分,以康普生家族三子及女仆视角展开,班吉的视角完全打破线性时间:思绪在1928年“现在”与童年“过去”间随意跳跃,无明确时间标记,仅靠“红花”“钟声”等意象转换。这种“断裂”是福克纳对线性时间观的解构——借班吉“白痴视角”,康普生家族衰落不再是线性历史偶然,而是剥离时间顺序的“本质悲剧”,家族道德堕落、亲情冷漠被放大,引发对美国

南方贵族文化衰落的深层反思。

余华《活着》则以“时间重构”呈现线性时间中的生命价值。福贵的生命时间与中国近现代史线性时间重合,从抗战、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、文革,他从富家子弟沦为孤苦老人。但余华未聚焦历史事件线性推进,而是借福贵回忆,将其失去亲人的生命悲剧,重构为独立又相连的时间片段。这让历史成为与个体紧密相关的“体验性时间”,福贵失却一切仍坚守“活着”,正是对线性时间中“苦难与希望”关系的哲学回应。

2.3 碎片化时间:意识流表达中的存在探索

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后,传统时间观受挑战,碎片化时间成为作家展现人物内心的重要方式。其源于柏格森“绵延”理论与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,认为人类意识活动呈碎片化、跳跃性,文学中多借“意识流”手法呈现,以探索存在本质。

伍尔夫《达洛维夫人》是意识流叙事典范。小说以达洛维夫人筹备宴会的一天为物理时间框架,叙事却聚焦人物意识流动:从早晨买花到夜晚宴会,物理时间仅一天,人物意识却在“现在”与“过去”间穿梭——达洛维夫人忆起旧爱,克拉丽莎思索生命意义,塞普蒂默斯受战争创伤困扰。这些无明确时间顺序的意识片段,构成人物“内心时间”。伍尔夫借此打破物理时间束缚,将存在本质从“外在行为”转向“内在意识”,指出人类存在不由物理时间长度决定,而由内心时间的深度与丰富度定义。

鲁迅《狂人日记》也运用碎片化时间叙事。日记以“今天”“晚上”等标记看似有序,内容却呈碎片化意识流动:狂人时而疑惧赵贵翁眼神,时而回忆大哥煮肉,时而批判“吃人礼教”。这种“疯话”实为鲁迅对传统线性时间观的解构——借狂人“非理性”视角,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,从线性历史时间抽离为碎片化“生存体验”,揭示封建礼教扭曲人类存在的本质。

3 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精神内核

3.1 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追问

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核心,是借时间艺术处理追问人类存在本质。海德格尔认为“存在”需通过“时间性”显现,这一思想在文学中具象化。

《百年孤独》以布恩迪亚家族的循环命运,追问“人类存在孤独性”。家族成员无论发动战争、追求权力还

是坚守家族，都难逃孤独宿命。时间循环意味着历史重复，人类在其中难寻存在终极意义，只能在孤独中挣扎，马尔克斯借此揭示存在的困境。

《达洛维夫人》则用碎片化意识时间，追问“存在真实性”。达洛维夫人筹备宴会的一天里，在社会角色与自我意识间徘徊，通过内心回忆与思考探寻“真实自我”。伍尔夫指出，存在不由外在身份定义，而是内在意识与情感的体现，唯有时间碎片化能触及存在本质。

3.2 对历史记忆的反思

时间与历史紧密相连，文学借时间哲学反思历史记忆，重新审视“历史进步论”与“历史重复论”。

《喧哗与骚动》中，福克纳以时间断裂叙事，反思美国南方贵族文化记忆。康普生家族衰落是南方贵族文化解体的缩影，班吉的“时间混乱”象征文化记忆断裂，暗喻贵族对传统衰落的抗拒。福克纳批判这种盲目坚守，强调正视历史断裂才能理解现实。

《红高粱家族》里，莫言重构线性时间，反思中国近现代史记忆。小说打破传统线性叙事，以“我”的视角在当下与过去穿梭，将历史转化为“民间记忆”。莫言挑战传统历史叙事权威，指出历史记忆由个体生命体验构成，“红高粱”正是苦难中抗争精神的象征。

3.3 对生命价值的探寻

时间是生命的尺度，文学借时间哲学探寻生命价值，提供多元视角。

《活着》中，余华以福贵的生命时间，探寻“苦难中的生命价值”。福贵历经家破人亡，从富家子弟沦为贫苦农民，却仍坚守活着。余华指出，生命价值不在财富成就，而在面对苦难的韧性，“活着”本身即是终极价值。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，普鲁斯特借“无意识记忆”时间体验，探寻“永恒中的生命价值”。玛德琳蛋糕触发的时间回溯，让过去在当下重现，打破物理时间限制。普鲁斯特认为，生命价值不在时间长度，而在记忆中情感与体验的丰富度，记忆能让生命超越时间获永恒。

4 结论

文学叙事与时间哲学的深度融合，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审美维度，也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具象的阐释空间。通过对中西方经典文学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，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呈现方式具有多样性——循环时间的象征性建构、线性时间的断裂与重构、碎片化时间的意识流表达，每一种方式都承载着作家对时间的独特认知。而这些呈现方式背后的精神内核，始终围绕着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追问、对历史记忆的反思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探寻。

在当代文学创作中，时间维度的创新运用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（如互联网、人工智能），人类对时间的认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——“虚拟时间”“加速时间”等新的时间形态，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。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这些新的时间形态在文学中的呈现，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新的精神内核，从而推动文学叙事与时间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。

同时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——由于篇幅所限，未能对更多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文学流派的文本进行分析，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，从跨文化、跨流派的视角，更全面地探讨文学叙事中时间哲学的呈现方式与精神内核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巧. 在世与看——追踪《存在与时间》和《哲学研究》中的“看”问题[J]. 人文杂志, 2016(6): 9. DOI: 10.3969/j.issn.0447-662X.2016.06.008.
- [2] 胡一伟. 论演出叙述中两种时间“空间化”方式[J].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: 哲学社会科学版, 2015, 37(6): 7. DOI: CNKI: SUN: HYSZ. 0. 2015-06-010.
- [3] 刘彦顺. 美学语法, 科学哲学语法的差异及其与时间性之关系——从美学来阐发胡塞尔《逻辑研究》之一[J].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: 社会科学版, 2021(1): 9.
- [4] 张莉. 卡夫卡的时间哲学及其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影响[J].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: 哲学社会科学版, 2012, 39(4): 4. DOI: CNKI: SUN: HNSK. 0. 2012-04-059.
- [5] 余治平. 时间的哲学[J]. 东南学术, 2002.